



酉陽雜



唐太常少卿段成式撰

夫易象一車之言近於恠也詩  
人南箕之與近乎戲也固服縫  
掖者肆筆之餘及恠及戲無侵  
於儒無若詩書之味大美史為



西陽雜俎 一  
折翅子為醢醢也炙鷄羞醢豈  
容下著乎固從而不能者抑志  
恠小說之書也成式學落詞曷  
未嘗覃思無崔駰真龍之歎有  
孔璋畫虎之譏飽食之暇偶錄  
記憶號西陽雜俎凡三十篇為

二十卷不以此間錄味也



酉陽雜俎目錄

卷之一

忠志

禮異

天咫

卷之二

五格

壺史

卷之三

貝經

卷之四



境異

禍兆

卷之五

詭習

卷之六

藝絕

樂

卷之七

酒食

喜兆

怪術

器奇

醫

卷之八

黥

夢

卷之九

事感

卷之十

物異

卷之十一

廣知

雷

盜俠



卷之十二

語資

卷之十三

冥跡

尸窆

卷之十四

諾臯記上

卷之十五

諾臯記下

卷之十六

廣動植之一

羽篇

毛篇

卷之十七

廣動植之二

鱗介篇

蟲篇

卷之十八

廣動植之三

木篇

卷之十九

廣動植之四

草篇



卷之二十

肉糶部

西陽雜俎卷第一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明 古虞毛 晉子晉訂

忠志

高祖少神勇隋末嘗以十二人破草賊號無端兒  
數萬又龍門戰盡一房箭中八十人

太宗虬鬚嘗戲張弓挂矢好用四羽大箭長常箭  
一膚射洞門闔上嘗觀漁於西宮見魚躍焉問  
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於是中綱而止



骨利幹國獻馬百疋十疋尤駿上為製名決波駱者近後足有距走歷門三限不躓上尤惜之

隋內庫有交臂玉猿二臂相貫如連環將表其變上後嘗騎與侍臣遊惡其飾以鞭擊碎之文皇御製十駿名

貞觀中忽有白鵲巢於寢殿前槐樹上其巢合歡如腰鼓左右拜舞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乃命毀其巢鵲放於野外

高宗初扶牀將戲弄筆左右試置紙於前乃亂畫滿紙角邊畫處成草書勅字太宗遽令焚之不許傳外

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雌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尺餘

駱賓王為徐敬業作檄極疏大周過惡則天覽及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下杯之土未訖六尺之孤安在不悅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



中宗景龍中召學士賜獵作吐陪行前方後圓也  
有二大雕上仰望之有放控啼曰臣能取之乃  
懸死鼠於鳶足聽其目放而釣焉二雕果擊於  
鳶盤狡兔起前上舉槌擊斃之帝稱那庚從臣  
皆呼萬歲

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言帶之免蠱毒

寒食日賜侍臣帖綵毬繡草宣臺

立春日賜侍臣綵花樹

臘日賜北門學士口脂蠟脂盛以碧鏤牙筒

上嘗夢曰一作白鳥飛蝙蝠數十逐而墮地驚覺召

萬回僧曰大家卽是上天時翌日而崩

睿宗嘗闕內庫見一鞭金色長四尺數節有蟲齧  
處狀如盤龍靴上懸牙牌題象耳皮或言隋宮  
庫舊物也上爲冀王時寢齋壁上蝸跡成天字  
上懼遽掃之經數日如初及卽位雕玉鑄黃金  
爲蝸形分置於釋道像前

玄宗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鴉壽安公主曹野那姬  
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誕遂不出降常令衣道服



主香火小字蟲娘上呼爲師娘爲太上皇時代  
宗起居上曰汝在東宮甚有令名因指壽安蟲  
娘爲鴉女汝後與一各號及代宗在靈武遂令  
蘇澄尚之封壽安焉

天寶末交趾貢龍腦如蟬蠶形波斯言老龍腦樹  
節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腦上唯賜貴妃十枚香  
氣徹十餘步上夏日嘗與親主碁念賀懷智獨  
彈琵琶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  
放康國獅子於坐側獅子乃上局局子亂上大

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賀懷智巾上良久回身  
方落賀懷智歸覺滿身香氣非常乃卸幞頭貯  
於錦囊中及一皇復宮闕追思貴妃不已懷智  
乃進所貯幞頭具奏它日事上皇發囊泣曰此  
瑞龍腦香也

安祿山恩寵莫比錫賚無數其所賜品自有桑落  
酒 鬪尾羊窟利 馬酪 音聲人兩部 野  
豬鮓 鯽魚并鱸手刀子 清酒 大錦 蘇  
造真符寶舉 餘甘煎 遠澤野雞 五木湯



金石凌湯一劑及藥童昔賢子就宅煎 蒸梨  
金平脫犀頭匙箸 金銀平脫隔餽飽盤  
金花獅子瓶 平脫著足壘子 熟線綾接鞞  
金大腦盤 銀平脫破觚 八角花烏屏風  
銀鑿鏤鐵鎖 帖白一曰花檀香牀 綠白平  
細背席 繡鴉毛瓊兼令瑤令光就宅張設  
金鸞紫羅緋羅立馬寶 雞袍 龍鬚來帖  
八斗金渡銀酒瓮銀瓶平脫掬魁織錦筐 銀  
篋籬 銀平脫食臺盤 油画食藏 又貴妃

賜祿山金平脫裝具玉合 金平脫鐵面碗  
肅宗將至靈武一驛黃昏有婦人長大攜雙鯉咤  
於管門曰皇帝何在衆謂風狂遽白上潛視舉  
止婦人言已止大樹下軍人有逼視見其臂上  
有鱗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卽位歸京闕號州刺  
史王奇光奏女媧墳云天寶十三載大雨晦冥  
忽沉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覺風雷聲曉見其  
墳湧出上生雙柳樹高丈餘下有巨石兼畫圖  
進上初克復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見衆



百  
疑向婦人其神也

代宗卽位日慶雲見黃氣抱日初楚州獻定國寶  
一十二乃詔上監國詔曰上天降寶獻自楚州  
神明生曆數之符合璧定妖災之氣初楚州有  
尼真如忽有人接去天上天帝言下方有災令  
此寶鎮之其數十二楚州刺史崔旆表獻焉一  
曰玄黃形如笏長八寸有孔辟人間兵疫二曰  
玉雞毛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三曰穀  
璧白玉也如粟粒無雕鏤之跡王者得之五穀

豐熟四曰西王母白環二枚所在處外國歸服  
五曰闕六曰如意寶珠大如雞卵七曰紅靺鞨  
大如巨栗八曰琅玕珠二枚逾常珠有逾徑一  
寸三分九曰玉玦形如玉環四分缺一十曰玉  
印大如半手理如鹿形啗入印中十一曰皇后  
採桑鈎細如箸屈其末十二曰雷公石斧形無  
孔諸寶寘之日中皆白氣連天

禮異

西漢帝見丞相謁者贊曰皇帝爲丞相起御史大



夫見皇帝稱謹謝

漢木主纏以桔木皮置牖中張綿絮以障外不出時玄堂之上以籠爲備人無頭坐起如生時凡節守國用玉節守都鄙用角節使山邦用虎節土邦用人節澤邦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古者安平用璧興事用圭成功用璋邊戎用珽戰鬪用璩城圍用環災亂用雋大旱用龍龍節也太喪用琮

北齊迎南使太學博士監舍迎使傳詔二人騎馬

荷信在前羊車二人捉刀在傳詔後監舍一人典客令一人竝進賢冠生朱衣騎馬罩織十餘絳衫一人引從使車前又絳衫騎馬平巾幘六人使主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者百餘人儀仗百餘人剪綵如衣帶白羽間爲稍髻髮絳袍帽凡五色袍隨髻色以木爲稍刃戟畫絳爲蝦蟇幡

梁正旦使北使乘車至闕下入端門其門上層題曰朱明觀次曰應門門下有一大畫鼓次曰大



西陽雜俎 卷之七  
陽門左有高樓懸一大鐘門右有朝堂門闕左  
右亦有二大畫鼓北使入門擊鐘磬至馬道北  
懸鐘內道西北立引其宣城王等數人後入擊  
磬道東北面立其鐘懸外東西廂皆有陛臣馬  
道南近道東有茹臯崙客道西近道有高句麗  
百濟客及其升殿之官三千許人位定梁主從  
東堂中出云齋在外宿故不由上閣來擊鐘鼓  
乘輿警蹕侍從升東階南面幄內坐幄是綠油  
天皂裙甚高用繩係著四柱憑黑漆曲几坐定

梁諸臣從西門入著具服博山遠遊冠纓末以  
翠羽真珠爲飾雙雙佩帶劔黑烏初入二人在  
前導引次二人並行次一人擎牙箱班劔箱別  
二十人具省服從者百餘人至宣城王前數步  
北面有重席爲位再拜便次出引王公登獻玉  
梁主不爲興魏使李同軌陸操聘梁入樂遊苑  
西門內青油幕下梁主備三仗乘輿從南門入  
操等東面再拜梁主北入林光殿未幾引臺使  
入梁主坐皂帳南面諸賓及群官俱坐定遣書



舍人殷靈宣旨慰勞具有辭答其中庭設鐘懸  
 及百戲殿上流杯池中行酒具進梁主者題曰  
 御杯自餘各題官姓之杯至前者即飲又圖象  
 舊事今隨流而轉始至訖於坐罷首尾不絕也  
 梁主常遣傳詔童賜群臣歲旦酒辟惡散却鬼丸  
 三種

北朝婚禮青布幔為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  
 交拜迎婦夫家領百餘人或十數人隨其奢儉  
 挾車俱呼新婦子催出來至新婦登車乃止婿

拜閣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打葷為戲  
 樂至有大委頓者葷說文云  
 即婿字

律有甲娶乙丙其戲甲旁有櫃比之為獄舉置櫃  
 中復之甲因氣絕論當鬼薪

近代婚禮當迎婦以粟三升填曰席一枚以覆井  
 泉三斤以塞牕箭三隻置戶上婦上車葷騎而  
 環車三匝女嫁之明白其家作黍臠女將上車  
 以蔽膝覆面婦入門舅姑以下悉從便門出更  
 從門入言當躡新婦迹又婦入門先拜豬穢及



竈娶夫婦併拜或共結鏡紐又娶婦之家弄  
新婦臘月娶婦不見姑

婚禮納采有合驩嘉禾 阿膠 九子蒲 朱葦

雙石 綿絮 長命縷 乾漆九事皆有詞

膠漆取其固綿絮取其調柔蒲葦為心可屈可  
伸也嘉禾分福也雙石義在兩固也

北朝婦人常以冬至日進履鞮及鞞正月進箕帚  
長生花立春進春書以青繪為鞞刻龍像街之  
或為蝦蟇五月進五時圖五時花施帳之上是

日又進長命縷宛轉繩皆結為人像帶之夏至  
日進扇及粉脂囊皆有辭

秦漢以來於天子言陛下於皇太子言殿下將言  
麾下使者言節下轂下二千石長史言閣下父  
母言膝下通類相言於足下

天咫

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  
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  
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



有闍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此語差近

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數鈎深藏往當時學者莫能測幼時家貧隣有王姥前後濟之數十萬及一行開元中承上敬遇言無不可常思報之尋王姥兒犯殺人罪獄未具姥訪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明君執法難以請一日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

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大瓮於中又密選當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奴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群豕至奴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實瓮中覆以木蓋封於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寸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



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隕霜  
赤旱盛德新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  
出係乎釋門以曠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  
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  
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成式以此事頗  
怪然大傳衆口不得不著之

永真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鏹千萬商旅多賓  
之有女年十四五艷麗聰晤鼻兩孔各垂息肉  
如皂莢子其根如麻線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

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  
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  
被問大喜即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  
中少頃擗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白  
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  
遂珍重而去行疾如飛布亦意其賢聖也許僧  
去五六坊復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騎白馬遂扣  
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  
人吁嗟不悅曰馬小踠足竟後此僧布驚異詰



其故曰上帝失樂神二人近知藏於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帝命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當獲譴矣布方作禮舉首而失

長慶中有人翫八月十五夜月光屬于林中如匹布其人尋視之見一金背蝦蟇疑是月中者工部員外郎周封嘗說此事忘人姓名

大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一王秀才遊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夔遂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徙倚間忽覺叢中鼾睡聲披榛窺之見一

人布衣甚潔白枕一襍物方眠熟卽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否其人舉首略視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言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爍其凹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卽一數因開襍有斤鑿數事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二人指一支徑但由此卽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酉陽雜俎卷第二

玉格

道列三界諸天數與釋氏同但名別耳 三界外  
 曰四入境謂常融玉隆梵度覆奕四天也 四  
 人天外曰三清大赤禹餘清微也 三清上曰  
 大羅又有九天波利等九名 天圓十二綱運  
 關三百六十轉為一周天運三千六百周為陽  
 宇地紀推機三百三十轉為一度地轉三千三  
 百度為陽蝕天地相去四十萬九千里四方相



去萬萬九千里 名山三百六十福地七十二  
崑崙爲天地之齊 又九地四十六土八酒仙  
宮言冥謫陰者之所 有羅酆山在北方癸地  
周迴三萬里高二千六百里 洞天六宮周一  
萬里高二千六百里洞天六宮是爲六天鬼神  
之宮 六天一曰紂絕陰天宮二曰泰煞諒事  
宮三曰明辰耐犯宮四曰怙照罪氣宮五曰宗  
靈七非宮六曰敢司連苑一曰宮人死皆至其  
中人欲常念六天宮名空洞之小天三陰所治

也 又耐犯宮主生紂絕天主死 禍福續命  
由怙照第四天鬼官北斗君所治卽七辰北斗  
之考官也項梁城酆都宮頌曰紂絕標帝晨諒  
事構重阿炎如霄漢煙勃 景耀華武陽帶神  
鋒怙照吞清河開闔臨丹井雲門鬱差我七非  
通奇靈連苑亦敷魔六天橫北道此是鬼神家  
凡有二萬言此唯天宮名耳夜中微讀之辟鬼  
魅

酆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杜



瓊作重思賦曰霏霏春暮翠矣重思雲氣交被  
嘉穀應時

夏啓為東明公文主為西明公邵公為南明公季  
札為北明公四時主四方鬼至忠至孝之人命  
終皆為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授下仙之教  
授以大道有上聖之德命終受三官書為地下  
主者一千年乃轉三官之五帝復一千四百年  
方得遊行太清為九宮之中仙又有為善爽鬼  
者三官清鬼者或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逮後嗣

易世練化改世更生此七世陰德根葉相及也  
命終當道遺脚一骨以歸三官餘骨隨身而遷  
男左女右皆受書為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  
得進處地仙之道矣

炎帝甲為北太帝君主天下鬼神三元品式明真  
科九幽章皆律也連苑曲泉泰煞九幽雲夜九  
都三靈萬掠四極九科皆治所也三十六獄流  
沙赤等號溟濤獄北獄獄也又二十四獄有九  
平元正女青河北等號人犯五千惡為五獄鬼



六千惡為二十八獄獄囚萬惡乃墮薛荔也

罪簿有黑綠白簿赤丹編簡刑有糖蒙山石副太

山糖夜山石 寒河源及西津水寘 東海風

刀 電一日雷風 積夜河

鬼官有七十五品仙位有九太帝二十七天君一

千二百仙官二萬四千靈司三十二司命三品

九品七城一日城九階二十七位七十二萬之

次第也

老君西越流沙歷八十二國烏弋身毒為浮屠化

被三千國有九萬品戒經漢所獲大月支復立

經是也孔子為元宮仙佛為三十三天仙延賓

官主所為道在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為

釋老志亦曰佛於西域得道陶勝力言小方諸國

多奉佛不死服五笙精讀夏歸藏用之以飛行

也 藏經菩薩戒也

方諸山在乙地

太極真仙中莊周為闡編郎八十一戒千二百善

入洞天二百三十戒二千善登山靈官萬善



升玉清白誌見腹名在瑠簡者目有綠筋名在金赤書者陰有伏骨名在琳札青書者胸有偃骨名在星書者眼四規名在方諸者掌理迴齒名在綠籍者有前相皆上仙也可不學其道自至其次鼻有玄山腹有玄丘亦仙相也或口氣不潔性耐穢則壞玄丘之相矣

五藏九宮十二室四支五體三焦九竅百八十機關三百六十骨節三萬六千神隨其所而居之魂以精為根魄以目為戶三魂可拘七魄可制

庚申日伏尸言人過本命日天曹計人行三尸一曰三朝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藏下尸血姑伐人胃命亦曰玄靈又曰一居人頭中令人多思欲好車馬其色黑一居人腹令人好食飲恚怒其色青一居人足令人好色喜煞七守庚申三尸滅三守庚申三尸伏

仙藥

- 鍾山白膠
- 閩風石腦
- 黑河蔡瑚
- 太微紫麻
- 太極井泉
- 夜津日草



青津碧荻	圓丘紫柰	白水靈蛤
八天赤薤	高丘餘糧	滄浪青錢
三十六芝	龍胎醴	九鼎魚
火棗交梨	鳳林鳴醅	中央紫蜜
崩岳電柳	玄郭綺葱	夜牛伏骨
神吾黃藻	炎山夜日	玄霜絳雪
環剛樹子	赤樹白子	個水玉精
白琅霜	紫醬 <small>三日</small>	月醴
虹丹	鴻丹	

藥草異號

丹山魂	雄黃	青嬰女	空青	靈華汎腴
薰陸香	北帝玄珠	消石	東華童子	
青木香	五精金	陽起石	流丹白膏	胡
粉	亭良獨生	雞舌香	倒行神骨	戎鹽
白虎脫齒	金牙石	靈黃	石硫黃	陸虎
遺生	龍骨	章陽羽玄	白附子	綠伏石
母慈石	絳晨伏胎	茯苓 <small>七</small>	靈	伏龍李
蘇牙樹	蔬薤白華	一名守宅	一名家芝	凡



二十四名

圖籍有符圖七千章

雌一玉檢 四規明鏡 五柱中經

飛龜帙 飛黃子經 鹿盧躡經

含景圖 臥引圖 園芝圖

木芝圖 太隗新芝圖 牽牛經

玉案記 玉珍記 臘成記

丹臺經二月 日月厨食經 金樓經

三十六水經 中黃丈人經 協龍子鹿臺經

玉胎經 官氏經 鳳綱經

六陰玉女經 白虎七變經 九仙經

十上化經 滕中有首攝提經

三綱六紀經 白子變化經 隱首經

入軍經 泉樞經 赤申經

金剛八疊錄經一曰

老君母曰玄妙玉女天降玄黃氣如彈丸入口而  
孕疑神瓊胎宮三千七百年赤明開運歲在甲  
子誕於扶力蓋夫西那主國鬱寡山丹玄之阿



又曰老君在胎八十一年剖左掖而生生而白首又曰青帝劫末元氣改運託形於洪氏之胞又曰李母本元君也日精入口吞而有孕三色氣繞身五行獸衛形如此七十二年而生陳國苦縣賴鄉渦水之陽九井西李下具三十六號七十二名又有九名又千二百老君又曰九太上皇洞真第一君太千法王九靈老子太上真人天老玄中法師上清太極真人上景君等號形長九尺或曰二丈九尺耳三門又耳附連環

又耳無論郭眉如北斗色綠中有紫毛長五寸目方瞳綠筋貫之有紫光鼻雙柱口方齒數不入頤若方丘頰如橫壠龍顏金容額三理腹三誌頂三約把十蹈五身綠毛白血頂有紫氣人死形如生足皮不青惡目光不毀頭髮盡脫皆尸解也白日去曰上解夜半去曰下解向曉向暮謂之地下上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靈錄氣所謂太陰練形也趙成子後五六十年肉朽骨在液血於內紫色發外又曰若人暫



死適太陰權過三官血沉脉散而五藏自生白骨如玉三光惟息太神內閉或三年至三十年又曰白白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也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尸王西城漱龍胎而死訣飲瓊精而扣棺仇季子咽金液而昇徹百里季主服霜散以潛升而頭足異處黑狄咽虹丹而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栢成納氣而胃腸三腐

句曲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勿顧念必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為太極仙第二芝

名參成食之為太極太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為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為太清左御史第五芝名料玉食之為三官真御史

真人用寶劍以尸解者蟬化之上品也鍛用七月庚申八月辛酉日長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厚三分半杪九寸名子午字良非青鳥公入華山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三不過後服金鈞而升太極以為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真人位有傳先生入然山七年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



盤石石厚五尺曰此石穴當得道積四十七年  
石穿得神丹

范零子隨司馬季主入常山石室石室東北角有  
石匱季主戒勿開零子思歸發之見其家父母  
大小近而不遠乃悲思季主遂逐之經數載復  
令守一銅匱又違戒所見如前竟不得道

衛國縣西南有瓜穴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練時有  
瓜葉出焉相傳符秦時有李班者頗好道術入  
穴中行可二百步廓然有宮宇牀榻上有經書

見二人對坐鬚髮皓白班前拜於牀下一人顧  
曰卿可還無宜久住班辭出至穴口有瓜數箇  
欲取乃化爲石尋故道得還至家家人云班去  
來已經四十年矣

長白山相傳古肅然山也峴南有鐘鳴燕世桑門  
釋惠霄者自廣固至此峴聽鐘聲稍前忽見一  
寺門宇炳煥遂求中食見一沙彌乃摘一桃與  
霄須臾又與一桃語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  
霄出迴頭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言失和尚已



二年矣霄始知二桃兆二年矣

高唐縣鳴石山岩高百餘仞人以物扣巖聲甚清越晉太康中逸士田宣隱於巖下葉風霜月常拊石自娛每見一人着白單衣徘徊巖上及曉方去宣於後令人擊石乃於巖上潛伺俄然果來因遽執袂詰之自言姓王字中倫衛人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比頻適方壺去來經此愛此石響故輒留聽宣乃求其養生唯留一石如雀卵初則凌空百餘步猶見漸漸烟霧障之宣

得石含輒百日不饑

荆州利水間有二石若闕名曰韶石晉永和中有一飛仙衣冠如雪各憩一石旬日而去人咸見之貝丘西有玉女山傳云晉太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堅入山伐木忽覺異香遂溯風尋之至此山廓然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婦人端妙絕世自彈碁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球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小者便上樓彈琴留戲者呼



之曰元暉何謂獨升樓球樹下立覺少饑乃以  
舌舐葉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鶴而至逆恚曰  
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行  
諸仙室球懼而出門迴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  
建平中其舊居閭舍皆為墟墓矣

晉許旌陽吳猛弟子也當時江東多蛇禍猛將除  
之選徒百餘人至高安令具炭百斤乃度尺而  
斷之寘諸壇上一夕悉化為玉女惑其徒至曉  
吳猛悉命弟子無不涅其衣者唯許君獨無乃

與許至遼江及遇巨蛇吳年衰力不能制許遂  
禹步勅劍登其首斬之

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相接每來往互  
叅宗旨時太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  
詔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  
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久  
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為藥欺天子言祈  
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公辭曰貧道  
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



救孫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千首爾傳與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矣傳今急矣固無所怯有頃捧方而至孫曰爾第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孫復著千金方三千卷每卷入一方人不曉及卒後時有人見之玄宗幸蜀夢思逸乞武都雄黃乃命中使齎十斤送於峨眉頂上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鬢皓白一童青衣左髻夾侍立屏風側手指大盤石曰可致

藥於此上有表錄上皇帝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寫畢上無復字矣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

同州司馬裴沆常說再從伯自洛中將往鄭州在路數日晚程偶下馬覺道左有人呻吟聲因披蒿萊尋之荆叢下見一病鶴垂翼俛味翅關上瘡壞無毛且異其聲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數十步而至謂曰郎君年少豈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則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



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志甚勁，一日然須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葫蘆生三世是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卻至洛中，干葫蘆生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訪葫蘆生，具陳其事，且拜祈之。葫蘆生初無難色，開襟取一石合，大若兩指，援針刺臂，滴血下，滿其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及令盡其血，塗鶴言，與之結緣。復邀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

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隨行，纔數里，至一庄，竹落草舍，庭廡狼籍。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龕，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視龕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笠，滿中有漿，漿色正白，乃力舉飲之，不復饑渴。漿味如杏酪。裴知隱者，拜請為奴僕。老人曰：君有世間微祿，縱住亦不終其志。賢叔真有所得，吾久與之遊，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必達。因累一襪物，大如羹椀，戒無竊，開復引裴視鶴。鶴所損處毛已生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杏漿



當與九族親情且以酒色爲誡也裴還洛中路  
悶其附信將發之襪四角各有赤地出頭裴乃  
止其叔得信卽開之有物如乾太麥飯升餘其  
叔後因遊王屋不知其終裴壽至九十七矣

明經趙業貞元中選授巴州清化縣令失志成疾  
惡明不飲食四十餘日忽覺室中雷鳴頃有赤  
氣如鼓輪轉至牀騰上當心而住初覺精神遊  
散如夢中有朱衣平幘者引之東行出山斷處  
有水東西流人甚衆久立視又之東行一橋飾

以金碧過橋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衆見  
妹聳賈奕與已爭繁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至  
一壁間牆如黑石高數丈聽有呵喝聲朱衣者  
遂領入太院吏通曰司命過人復見賈奕因與  
辯對奕固執之無以自明忽有巨鏡徑丈虛懸  
空中仰視之宛見賈奕鼓刀趙負門有不忍之  
色奕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司人院一人被褐  
帔紫霞冠狀如尊像責曰何故竊撥幘頭二事  
在滑州市隱椽子三升因拜之無數朱衣者復



引出謂曰能遊上清乎乃共登一山下臨流水其水懸注騰沫人隨流而入者千萬不覺身亦隨流良久住大石上有青白暈道朱衣者變成兩人一道之一促之乃升石崖上立坦然無塵行數里旁有草如紅藍莖葉密無刺其花拂拂然飛散空中又有草如苣附地亦飛花初出如馬勃破大如壘赤黃色過此見火如山橫巨天候燄絕乃前至大城城上重譙街列菓樹仙子爲伍迭謠鼓樂仙姿絕世凡歷三重門丹腹交

煥其地及壁澄光可鑑上不見天若有絳暈都覆之正殿三重悉列尊像見道士一人如舊相識趙求爲弟子不許諸樂中如琴者長四尺九絃近頭尺餘方廣中有兩道橫以變聲又如一酒榼三絃長三尺腹面上廣下狹背豐隆頃有過錄乃引出闕南一院中有絳冠紫霞帔命與二朱衣人坐廳事乃命先過戊申錄錄如人間詞狀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紀下注生月日別行橫布六旬甲子所有公過日下具之如無



即書無事趙自規其錄姓名生辰日月一無差錯也過錄者數盈億兆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過錄以考校善惡增損其筭也朱衣者引出北門至向路執手別曰遊此是子之魂也可尋此行勿返顧當達家矣依其言行稍急蹶倒如夢覺死已七日矣趙著魂遊上清記敘事甚詳悉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憇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一桃因從

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椀時饑盡食之核大如雞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今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北去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往乃依僧解衣戴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一小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布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蒂腹果然



矣論解衣將盡力苞之僧曰此或靈境不可多  
取貧道嘗聽長老說昔日有人亦嘗至此懷五  
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箇而返僧  
切戒論不得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壺史

武攸緒天后從子年十四潛於長安市中賣卜一  
處不過五六日因徙升中岳遂隱居服赤箭伏  
苓貴人王公所遺鹿裘籐器上積塵糝弃而不  
用晚年肌肉始盡目有紫光晝見星月又能辨

數里外語安樂公主出降上遣璽書召令勉受  
國命斃屈高標至京親貴候謁寒溫之外不交  
一言封國公及還山勅學士賦詩送之

玄宗學隱形於羅公遠或衣帶或巾脚不能隱上  
詰之公遠極言曰陛下未能脫屣天下而以道  
為戲若盡臣術必懷璽入人家將困於魚服也  
玄宗怒慢罵之公遠遂走入殿柱中極疏上失  
上愈怒令易柱破之復大言於石碣中乃易碣  
觀之碣明瑩見公遠形在其中長寸餘因碎為



十數段悉有公遠形上懼謝焉忽不復見後中使於蜀道見之公遠笑曰為我謝陛下

邢和璞偏得黃老之道善心筭作穎陽書疏有叩奇旋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嘗觀成式見山人鄭昉說崔司馬者寄居荊州與邢有舊崔病積年且死心常恃於邢崔一日覺臥室北牆有人斷聲命左右視之都無所見臥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斷不已牆忽透明如一粟問左右後不見經一日穴大如盤崔窺之牆外乃野外

耳有數人荷鋏鑿立於穴前側崔問之皆云

邢真人處分開此司馬厄重倍費功力有頃導騶五六悉平憤朱衣辟曰真人至見邢輿中白帽垂綬執五明扇侍衛數十去穴數步而止謂崔曰公筭盡僕為公再三論得延一紀自此無苦也言畢壁如舊旬日病愈又曾居終南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伐薪汲泉皆是名士邢嘗謂其徒曰三五日有一異客君等可為予辦一味也數日備諸水陸遂張筵於一



亭戒無妄窺衆皆閉戶不敢警歎邢下山延一  
 客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緋衣寬博橫執象  
 笏其睫疎揮色若削瓜鼓髯大笑吻角侵耳與  
 邢劇談多非人間事故也崔曙不耐因走而過  
 庭客熟視顧邢曰此非泰山老師乎邢應曰是  
 客復曰更一轉則失之千里可惜及暮而去邢  
 命崔曙謂曰向客上帝戲臣也言泰山老君師  
 頗記無崔垂泣言其實泰山老師後身不復憶  
 幼常聽先人言之房瑄太尉祈邢等終身之事

邢言若來由東南止西北祿命卒矣降魄之處  
 非館非寺非途非署病起於魚殮休村龜茲板  
 後房自袁州除漢州及罷歸至閬州舍紫極宮  
 適雇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問之道士稱數  
 月前有賈客施數段龜茲板今治爲屠蘇也房  
 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繪邀房歎曰邢君神  
 人也乃具白於刺史且以龜茲板爲托其夕病  
 繪而終

王皎一日先生善他術於數未嘗言天寶中偶與



客夜中靈坐指星月曰時將亂矣為鄰人所傳時上春秋高頗拘息其語為人所奏上令密詔殺之刑者鑿其頭數十方死因破其腦視之腦骨厚一寸八分皎先與達奚侍郎還往及安史平皎忽杖屨至達奚家方知異人也

翟天師名乾祐峽中人長六尺手大尺餘每揖人手過胸前臥常虛枕晚年往往言將來事常入夔州市大言曰今夕當有八人過此可善待之人不之悟其夜火焚數百家八人乃火字也每

入山虎群隨之曾於江岸與弟子數十翫月或曰此中竟何有翟笑曰可隨吾指觀弟子中兩人見月規半夫樓殿金闕滿焉數息間不復見蜀有道士陽狂俗號為灰袋翟天師晚年弟子也翟每戒其徒勿欺此人吾所不及之常大雪中衣布褐入青城山暮投蘭若求僧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如此恐不能相活但言容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起僧慮道者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流汗袒寢僧知其異人



未明不辭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不逾信宿曾病  
口瘡不食數月狀若將死人素神之因爲設道  
場齋散忽起就謂衆人曰試窺吾口中有何物  
也乃張口如箕五臟悉露同類驚異作禮問之  
唯曰此足惡此足惡後不知所終成式見蜀郡  
郭采真尊師說也

秀才權同休友人元和中落第旅遊蘇湖間遇疾  
貧窘走使者本村壘人僱已一年矣疾中思甘  
豆湯令其示甘草僱者久而不去但具火湯水

秀才且意其怠於祇承復見折樹枝盈握仍再  
三搓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秀才心大異之且  
意必有道者良久取麓沙數掬按按已成豆矣  
及湯成與甘豆無異疾亦漸差秀才謂曰余貧  
迫若此無以寸步因褫垢衣授之可以此辦少  
酒肉予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僱者微笑此  
固不足辦某當營之乃斫一枯桑樹成數筐札  
聚於盤上喫之悉成牛肉復汲數瓶水頃之乃  
旨酒也村老皆醉飽獲束縑三千秀才方慙謝



僱者曰其本驕雅不識道者今返請為僕僱者曰示同  
 異人有少失謫于下賤合役于秀才若限未足  
 復須力於它人請秀才勿變常庶卒某事也秀  
 才雖諾之每呼指色上面感感不安僱者乃辭  
 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說秀才脩短窮達  
 之數且言萬物無不可化者唯淤泥中未漆筋  
 及髮藥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也

寶曆中荊州有盧山人常販燒朴石灰往來於白  
 湫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

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菓茗詐訪  
 其息利之術盧覺竟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  
 意有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理形隱德洞過著  
 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且驗君主人午時有非  
 常之禍也若是吾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當有  
 匠餅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  
 相干也可閉關戒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  
 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爾徒費三千四百錢也時  
 趙停於百姓張家即遽歸語之張亦素神盧生



乃閉門伺也。欲午果有人狀如盧所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足其戶。張重箠捍之，頃聚人數百張，乃自後門率妻孥迴避。差牛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眾人具告其所爲，妻痛切乃號。適張所誣其夫死，有自官不能評，眾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識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爲辦其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亦喜。及市，樁就輦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不耐竟潛逝。至復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庄門，或

語陸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可動憂，且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籠，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歲，君慎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子曰：「盧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斲其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有巨瓮，散錢滿焉。陸喜其妻以裙運紉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



及且謝違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骨肉與利輕重君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顧陸馳歸醮而瘞焉兒女豁愈矣盧生到復州又常與數人閑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爲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不敢其侶訝之盧曰此輩盡劫江賊也其異如此趙元和言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嘗語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易形

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屍亦不見所論多奇怪蓋神仙之流也

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郴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謂百歲人楊謂之因留楊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弦下弦月子來其女遂帖月於壁上如片紙耳唐卽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一室朗若張燭

南中有百姓行路遇風雨與一老人同庇樹陰其人偏坐敬讓之雨止老人遺其丹三丸言有急



事卽服歲餘妻暴病卒數日方憶老人丹事乃  
 毀齒灌之微有煖氣顏色如生今死已四年矣  
 狀如沉醉爪甲亦長其人至今輿以相隨說者  
 於四明見之矣

酉陽雜俎卷第二

酉陽雜俎卷第三

貝編

釋門三界二十八天四洲至華藏世界八寒八熱  
 地獄等法自三身五位四果七支至十八界三  
 十七道品等入釋者率能言之今不復具錄其  
 事尤異者

鬘持天十住處十六分中輪王樂不及其二  
 四種樂一無怨二隨念及天女不念餘天等身香  
 百由旬留波陁天此由象跡有十地也



目不曠眾蜂出妙音 六天香風皆入此天 四

天王十地彩地 質多羅地八林 篔簹天十

地金流河 無影山 有影遊隨一日 烏隨日

衆 其行處池同其色衆鳥說偈白身天 身

色如拘勿頭花 無足柔爽 隨足上下 樂

遊戲天 乘鵝殿 寶樹枝葉如殿 三十三

天九十九那由天女 憶念樹物隨意而出

十花池 千柱殿 六時林一日具六時

千輻輪殿天妃舍支一日 所坐也 衣無經緯

將死者塵着身 馬殿千鵝駕 金剛縷帶

行林隨天所至 衆鳥金臆 大象百頭頭有

十牙牙端有百浴池頂有山名曰界莊嚴鼻有

河如閻牟那河水散落世界為霧脇有二園一

名喜林二名樂林象名伊羅婆那光明林四維

有意樹帝釋將與脩羅戰入此林四樹間自見

勝敗之相甲冑林甲冑從樹而生不可破壞

蓮出摩偷美飲也修一千二百善業者生此天

上妙之觸如觸迦旃隣提鳥此鳥輪王出世方



見 開合林開目常見光明 夜摩夫住虛空

閻婆風所持也 積崖山高三百由旬有七榻

七箱 始生天者五相一光覆身而無衣二見

物生希有心三弱顏四疑五怖

又五木一近蓮池花不開一無不字二近林峰一日離

樹三聽天女歌而出狀離四近樹花萎五殿不

行空

又見身光衣觸如金剛及照毗琉璃鏡不見其道

天女九退相一皮緩二頭花散落三赤花任道變

為黃四風吹無縷衣如人依觸五飛行意倦六

觸水而濁七取樹花高不可及八見天子無媚

九髮散麤澀又脣動不止瓔珞花鬘皆重 十

二種離垢布施生此天群鳥青影覆萬由旬

摩尼珠中有金字偈 四天王夫有十二朱壞

常與脩羅戰鬥等 三十三夫八種朱壞有劣

天不為帝釋所識等 夜摩夫六朱壞食劣生

慚等 兜率陀夫四朱壞不樂鵝王說法聲等

化樂天四朱壞天業將盡其足無影等 他



化自在天四失壞寶翅蜂捨去等

色界天下石經十萬八千三百八十二年方至地

閻浮提人生三肘半至四肘骨四一曰十五脉十

三身蟲有毛燈膜血 禪都摩蟲流行血中

善色蟲處糞中令人安樂 起根蟲飽則喜

歡喜口蟲能見眾夢又有痲瘋曹等 餘婆羅

人穿膚 駝面目有諸人二足師子有翼女人

狗面有林名歧多迦羅刹所住眇目間行百千

由旬洲有赤地黑玉銅康白等 鬱單越雞多

迦等天河七十 自在無畏四天主否如鴨音

林 麒麟陀樹 迦岐多那等 二十五鹿名

有山多牛頭旃檀天人與阿脩羅鬪傷者於此

塗香提羅迦樹花見日光即開 拘尼陀樹花

見月光即開 無憂樹女人觸之花方開 尸

利沙樹足踏即長 又白龍活鵝旋鼻境界等

花瞿陀尼女人主乳有十億聚落一萬二城太

國 多伽多支五大河月力等弗婆提 三太

林峪耆等 三一作大城大者三億五十萬三



千五百五十六聚落 南洲耳髮莊嚴 北洲  
 眼莊嚴 西洲頂腹莊嚴 東洲肩胛莊嚴  
 生瞻部者見白麤生鬱林越見赤麤見母如鵝  
 生瞿陀夷生黃屋見母如牛生弗婆提見青麤  
 見母如馬阿脩羅以鬼攝魔及鬼有神通者二  
 畜攝在海地下八萬四千有由旬 酒樹 又  
 有樹群蜂流蜜其色如金 婆羅婆樹其實如  
 瓮

四姝女如影等各有十二億那由他侍女壽五千

歲地名月鬘 不見頂山十三處鹿迷蜂旋  
 赤目魚正走冰行住空主山窟 愛池魚口等  
 黃鬘林

鈴毗羅城 戰時手足斷而更生半身及道即死  
 鬼怪閻浮提下五百由旬有三十六種魔羅令  
 鬘鬼此言鬼子魔遮叱迦鳥唯得食魚捨鵝鬼  
 受此身

畜生有三十四六億種 龍住閻浮提者五十  
 七億龍於瞿陀尼不降濁水西洲人食濁水則



天單越人惡冷風龍不發冷弗婆提洲不作雷  
 聲不起雷光東洲惡也其雷聲兜率天作歌唄  
 音閻浮提作海潮音其雨兜率天上雨摩尼護  
 世城雨美膳海中注雨不絕如連輪阿脩羅中  
 雨兵仗閻浮提中雨清淨水地獄一百三十六  
 三角生死善無記也 團生死諸天也

青出死地獄 黃出死餓鬼 赤業一日畜生活  
 地獄十六別處下天五千年此獄一晝夜金剛  
 蟲窠熱黃藍花心彌泥魚 排筒

黑繩地獄 旃荼一日劇 畏鷲處合地獄上中

下筈銅沙河中身 洋如蘇鷲腹火入 割剝

處堅鞞一日 炎口夜干一日 朱誅蟲 鐵蟻

淚火處以佉陀羅灰致眼中鑄池鼃

號叫地獄 髮流火處 火末蟲處四百四痛火

厚二百肘 大號叫地獄 闊廣三居賒口生

確蟲一日 處金舒迦色肉泥色也 赤樹

魚腹苦

焦熱地獄 十二炎處 火生十方及饑渴火也



針風生龍口中彌泥魚 鑊量五十由旬沸  
 沫高半由旬 吹下三十六億由旬鬻塊烏處  
 地盆蟲置之鼓牛鼓出惡聲 千頭龍 阿鼻  
 十六別劇衣裳健破浣而速垢將生阿鼻之相  
 死時見身如八歲見面在下空中風吹三千  
 年受苦勝如阿迦尼吒天樂獄中梟氣能壞欲  
 界六天有出沒之二山遮之烏口處黑肚處一  
 角二角處

八寒地獄多與常說同 凡生地獄有三種形罪

輕作人形其次畜形極苦無形如肉軒肉屏等  
 今佛寺中畫地獄變唯隔子獄稍如經說其苦  
 具悉圖人間者曾無一據 舊說地獄中蔭牛  
 頭阿傍無情業所感現人漸死時足後最冷出  
 地獄之相也器世將壞無生地獄者 阿脩羅  
 有一切觀見池戰之勝敗悉見池中鬻持天鏡  
 林中天人自見善惡因緣正行天頗梨樹見人  
 行法與非法毗留博天常於此觀之切利天及  
 人中七生事見於殿壁中無法第八生波利邪



多夫有波利邪多樹見閻浮提人善不善相行  
 善則照百由旬行不善則彫枯半行善則半榮  
 微細行天寶樹枝葉悉見天人影像上中下業  
 亦見其中閻摩那婆羅天娑羅樹中見果報其  
 殿淨如鏡悉見天人所作之善果報又第二樹  
 中有千柱殿有業網諸地獄十六隔劇悉見其  
 中夜摩天撫垢鏡池中見自身額上所見過  
 見業果又閻浮那施埵影中見欲界罪福及三  
 惡趣言天象異者若有將食肥膩沉水鳥下飛

日將蝕諸方赤

二十八宿 昂一曰為首一夜行三十一有特形六字

如刺力姓鞞耶尼祭用乳屬火 畢形如笠又

屬木祭用鹿肉祭頗羅墮 莆屬日一無月之月字

子姓毗梨佉耶尼形如鹿頭祭用菓 參屬日

天姓婆斯締形如婦人鷹祭用醴醕 井屬日

姓同參形如足跡祭用粳米和蜜 鬼屬木姓

炮波羅毗形如佛胷祭同井 柳屬蛇姓祭與

參同形如蛇 星屬火形如河岸姓賓伽耶尼



祭用烏麻 張屬福德天姓瞿曇彌形祭如井  
翼屬林天姓憍陳如祭用黑豆形同上 軫  
屬毗沙梨帝形如人手姓迦遮延祭用莠稗  
角屬喜樂天姓質多羅形如上祭用花 亢姓  
迦旃延祭用菘豆 氏姓多羅尼以花祭 房  
屬慈天姓阿藍婆形如瓔珞祭用酒肉 心屬  
切利天姓迦羅延形如大麥祭用粳米 尾屬  
臘師天姓遮耶尼形如蝎尾祭用菓根 箕屬  
清淨天姓持義迦形如牛角 斗姓莫迦羅形

如人拓石祭如井 牛屬梵天姓梵嵐摩形如  
牛頭祭如參 女屬毗紐天姓帝利迦遮耶尼  
形如心祭以鳥肉 虛姓同翼形如鳥祭用鳥  
豆汁 危姓單羅尼形如參 日祭以粳米  
室屬蛇頭天蝎天之子姓閻浮都迦祭用血  
壁姓陁難闍 奎姓阿瑟吒祭用酪 婁屬乾  
闍婆天姓阿舍婆形如馬頭祭用大麥 胃姓  
馱伽毗形如鼎足亢虛參胃四星不得入陣  
軫宿生人七步無蛇 角宿生人好嘲戲 女



宿生人<sub>一</sub>危參危<sub>二</sub>宿日作事不成虛角<sub>一</sub>勝<sub>事字</sub>

一千六百刹那為一迦那倍六十七名橫呼律多倍

三十日為一日夜 夜又口煙為慧

龍王身光曰憂流迦此言大狗

魏明帝始造白馬寺寺中懸幡影入內帝怪問左

右曰佛有何神人敬事之

烏仗那國有佛跡隨人身福壽量有長短

那揭羅曷國城東塔中有佛頂骨周二尺欲知善

惡者以香塗印骨其迹煥然善惡相悉見

北天健馱羅國有太宰堵波佛懸記七燒七立佛

方城玄奘言城壞已三年

西域佛金剛座有標界銅觀自在像兩軀國人相

傳菩薩身沒佛法亦盡隋末已沒過胸臆矣

乾陀國頭河岸有繫白象樹花葉似棗季冬方熟

相傳此樹滅佛法亦滅

北朝時徐州角成縣之北僧尼着白布法服時有

青布袈裟者

波斯屬國有阿耨茶國城北大林中有伽藍昔佛



於此聽比丘著雨縛屣雨縛此言靴也

寧王憲寢疾上命中使送醫藥相望於道僧崇下

療憲稍瘳上悅持賜崇一緋袍魚袋

梁簡文帝有謝賜鬱泥納袈裟表

魏使陸操至梁梁主坐小輿使再拜遣中書舍人

殷吳宣旨勞問至重雲殿引昇殿梁主着菩薩

衣北面太子已下皆菩薩衣侍衛如法操西向

以次立其人悉西向東面一道人贊禮佛詞凡

有三卷其贊第三卷中稱為魏主魏相高并南

北二境士女禮佛訖臺使其群臣俱再拜矣

魏李騫崔劼至梁同泰寺主客王克舍人賀季友

及三僧迎門引接至浮圖中佛傍有靴板筆者

僧謂騫曰此是尸頭專記人罪騫曰便是僧之

董狐復入二堂佛前有銅鉢中燃燈劼曰可謂

日月出矣爍火不息盧縣東有金榆山昔朗法

師令弟子至此採榆莢詣瑕丘市易皆化為金

錢

後魏胡后嘗問沙門一曰法師寶誌國祚且言把橐與



雞喚朱朱蓋爾朱也

有趙法和請占誌公曰太箭不須羽東箱屋急手作法尋喪父

歷城縣光政寺有磬石形如半月賦光若滴扣之聲及百里北齊時移於都內使人擊之其聲杳絕却令歸本寺扣之聲如故士人語曰磬神聖戀光政

國初僧玄奘往五印取經西域敬之成式見倭國僧金剛三昧言嘗至中天寺中多畫玄奘麻屨

及匙筋以綵雲乘之蓋西域所無者每至齋日輒膜拜焉

又言那蘭陀寺僧食堂中熱際有巨蠅數萬至僧上堂時悉自飛集于庭樹

僧萬迴年二十餘貌癡不語其兄戍遼陽久絕音問或傳其死其家為作齋萬迴忽卷餅茹大言曰兄在我將饋之出門如飛馬馳不及及暮而還得其兄書緘封猶濕計往返一日萬里因號焉



天后任酷吏羅織位稍隆者日別妻子博陵王崔  
玄暉位望俱極其母憂之曰汝可一迎萬迴此  
僧寶誌之流可以觀其舉止禍福也及至母垂  
泣作禮兼施銀匙筋一雙萬迴忽下塔擲其匙  
筋於堂屋上掉臂而去一家謂為不祥一日令  
上屋取之匙筋下得書一卷觀之乃識諱書也  
遽令焚之數日有司忽即其家大索圖讖不獲  
得雪時酷吏多令盜夜埋蠱遺識於人家經月  
乃密籍之博陵微萬迴則滅族矣

梵僧不空得總持門能役百神玄宗敬之歲常旱  
上令祈雨不空言可過某日令祈之必暴雨上  
乃令金剛三藏設壇請雨連日暴雨不止坊市  
有漂溺者遽召不空令止之不空遂於寺庭中  
搗泥龍五六當溜水作胡言罵之良久復置之  
乃大笑有頃雨霽

玄宗又嘗召術士羅公遠與不空同祈雨互校功  
力上俱召問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龍上令  
左右搗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氣又與羅公遠同



在便殿羅時反手搔背不空曰借尊師如意殿上花石瑩滑遂激擊一曰率至其前羅再三取之不得上欲取之不空曰三郎勿起此影耳因舉手示羅如意

又中山有大蛇樵者常見頭若丘陵夜常承露氣見不空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尚何以見度常欲翻河水陷洛陽城以快所居也不空為受戒說苦空且曰汝以瞋心受此苦復忿恨吾力何及當思吾言此身自捨昔而來後旬月樵者見蛇

死於澗中是達數十里不空每祈雨無他軌則但設數繡座手簸旋數寸木神念呪擲之自立於座上伺水神吻角牙出目瞋則雨至

僧一行竊數有異術開元中嘗旱玄宗令祈雨一行言當得一器上有龍狀者方可致雨上令於內庫中遍視之皆言不類數日後指一古鏡鼻盤龍喜曰此有真龍矣乃持入道場一夕而雨荆州貞元初有狂僧善歌河滿子嘗遇醉伍百塗辱之令歌僧即發聲其詞皆伍百從前非慝也



伍百驚而自悔

蘇州貞元中有義師狀如風狂有百姓起店十餘  
 間義師忽運斤壞其簷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  
 神禮曰弟子活計賴此顧曰爾惜乎乃擲斤於  
 地而去其夜市火唯義師所壞簷屋數間存焉  
 常止於廢寺殿中無冬夏常積火壞幡木象悉  
 火之好活燒鯉魚不待熟而食垢面不洗洗之  
 輒雨吳中以為雨候將死飲灰汁數斛乃念佛  
 而坐不復飲食百姓日觀之坐七日而死時感

暑色不變支不摧安國寺僧熟地常燒木佛往  
 往與入語頗知宗要寺僧亦不之測

睿宗初生舍涼殿則天乃於殿內造佛氏有玉像  
 焉及長閑觀其側玉像忽言爾後當為天子

酉陽雜俎卷第三



酉陽雜俎卷第四

境異

東方之人鼻大竅通於目筋力屬焉南方之人口  
 大竅通於耳西方之人面大竅通於鼻北方之  
 人竅通於陰短頸中央之人竅通於口  
 無啓民居穴食土其人死其心不朽埋之百年化  
 為人錄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為人細民  
 肝不朽埋之八年化為人  
 息土人美耗土人醜



帝女子澤性妬有從婢散逐四山無所依托東偶  
狐狸生子曰殃南交猴有子曰溪北通獾猴所  
育爲槍

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  
摩有神異又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  
海至明送出經數十年後部落將大獵至夜中  
海神謂射摩曰明日獵時爾上代所生之窟當  
有金角白鹿出尔若射中此鹿畢形與吾來往  
或射不中即緣絕矣至明入圍果所生窟中有

金角白鹿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圍將跳出圍  
遂殺之射摩怒遂手斬呵爾首領仍誓之曰自  
殺此之後須人祭天即取呵爾部落子孫斬之  
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纛常取呵爾部落用  
之射摩即斬呵爾至暮還海神女報射摩曰尔  
手斬人血氣腥穢因緣絕矣

突厥事祇神無祠廟刻檀爲形盛於皮袋行動之  
處以脂蘇塗之或繫之竿上四時祀之

堅昆部落非狼種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



謂上代有神與牯牛交於此窟其人髮黃目綠  
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漢將李陵及其兵眾之  
胤也西屠俗染齒令黑

獠在牯牯其婦人七月生子死則堅棺埋之

木耳夷舊牢西以鹿角爲器其死則屈而燒之埋  
其骨後小骨類人黑如漆小寒則培沙自處但  
出其面

木飲州珠崖一州其地無泉民不作井皆仰樹汁  
爲用

木僕尾若龜長數寸居木上食人

阿薩部多獵蟲鹿剖其肉重疊之以石壓瀝汁

稅波斯拂林等國米及草子釀於肉汁之中經數  
日卽變成酒飲之可醉

孝億國界周三千餘里在平川中以木爲柵周十  
餘里柵內百姓二千餘家周國大柵五百餘所  
氣候常煖冬不凋落宜牢馬無馳牛俗性質直  
好客侶軀貌長大齋鼻黃髮綠眼赤髭被髮面  
如血色戰具唯稍一色宜五穀出金鐵衣麻布



舉俗事妖不識佛法有妖祠三百千一日餘所馬步甲兵一萬不尚商販自稱孝億人丈夫婦人俱帶每一日造食一月食之常喫宿食仍建國無井及河澗所有種植待雨而生以紫鑛泥地承雨水用之穿井即若海水又鹹土俗潮落之後平地為池取魚以作食

婆彌爛國去京師二萬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國西有山巉巖峻嶮上多猿猿形絕長大常暴雨年有二三萬國中起春以後屯集甲兵與猿戰

雖歲殺數萬不能盡其巢穴

撥拔力國在西南海中不食五穀食肉而已常針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食無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婦人潔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數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國圍集數千人齎綠布沒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屬外國戰用象牙排野牛角為稍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萬大食頗討襲之



昆吾國累塹為丘象浮屠有三層屍乾居上屍濕  
 居下以近葬為至孝集大氊居中懸衣服綵繪  
 哭祀之 龜茲國元日鬪牛馬馳為戲七日觀  
 勝負以占一年羊馬減耗繫息也 婆羅遮並  
 服狗頭猴面男女無晝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  
 像及透索為戲 焉耆國元日二月八日婆摩  
 遮三日野祀 四月十五日遊林 五月五日  
 彌勒下生 七月七日祀先祖 九月九日牀  
 撒 十月十日王為馱法王出首領家首領騎

王馬一日一夜處分王事 十月十四日作樂  
 至歲窮

拔汗那十二月十九日王及首領分為兩朋各出  
 一人着甲眾人執瓦石東西捧杖東西互擊甲  
 人先死即止以占當年豐儉

蘇都識匿國有夜叉城城舊有野叉其窟見在人  
 近窟住者五百餘家窟口作舍設關籥一年再  
 祭人有逼窟口煙氣出先觸者死因以尸擲窟  
 口其窟不知深淺



馬伏波有餘兵十家不返居壽洽縣自相婚姻有二百戶以其流寓號馬留衣食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入海以此民為識耳亦曰馬留

峽中俗夷風不改武寧戀好着芒心接離名曰芋

綏嘗以稻記年月葬時以笄向天謂之刺北斗

相傳盤瓠初死置於樹以笄刺其下其後為象

臨

臨邑絲有鴈翅泊泊旁無樹木土人至春夏常於此澤羅鴈鳥取其翅以禦暑

烏耗西有懸渡國山溪不通引繩而渡朽索相因二千里其土人佃于石間壘石為室接手而飲所謂猿飲也

鄴鄴之東龍城之西南地廣十里皆為鹽田行人所經牛馬皆布羶臥焉

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獠子之號頭將飛一曰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岸泥尋蟹蚓之類食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



實矣

梵僧菩薩勝又言，闍婆國中有飛頭者，其人目無瞳子，聚落時有一人據于氏，志怪曰：方落民其頭能飛，其俗所祠名曰蟲落，因號落民。

晉朱植有一婢，其頭夜飛。王子年拾遺言：漢武時因擗國使，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澤。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水外。近有海客往新羅，吹至一島上，滿山悉是黑漆，匙

筋其處多，大木客仰窺，匙筋乃木之花與鬚也。因拾百餘雙，還用之，肥不能使後偶取攪茶，隨攪而消焉。

喜兆

集賢張希復學士嘗言：李揆相公將拜相，前一月日將夕，有蝦蟇大如牀，見於寢堂中，俄失所在。又言：初授新州將拜相，井忽漲，才深餘尺。鄭細相公宅在招國坊南門，忽有物投瓦礫五六，夜不絕，乃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



至經久復歸招國鄭公歸心釋門禪室方丈及歸將入丈室蟾子滿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其夕瓦礫亦絕翌日拜相

成式見大理丞鄭復說淮西用兵時劉沔爲小將軍頭頗易異之每捉生踏伏沔必在數前後重創將死數四後因月黑風甚又令沔捉生沔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餘里因坐將睡忽有人覺之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心有此燭在無憂也沔後拜將常見燭影在雙旌上及不復見

燭乃詐疾歸宗

禍兆

楊慎矜兄弟富貴常不自安每誥朝禮佛像默祈冥衛或一日像前土榻上聚塵三堆如塚狀慎矜惡之且慮兒戲命掃去一夕如初尋而禍作姜楚公常遊禪定寺京兆辦局甚盛及飲酒座上一妓絕色獻盃整鬟未嘗見手衆恠之有客被酒戲曰勿六指乎乃強牽視妓隨牽而倒乃枯骸也姜竟及禍焉



蕭澣初至遂州造二幡竿施於寺設齋慶之齋畢  
作樂忽暴雨霹靂竿各成數十片至來年當雷  
霹靂澣死

物革

諮議朱景玄見鮑容說陳司徒在揚州時東市塔  
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

崔玄亮常侍在洛中常步沙岸得一石子大如雞  
卵黑潤可愛翫之行一里餘若然而破有鳥大  
如巧婦飛去

進士段碩常識南孝廉者善斫鱠殼薄絲縷輕可  
吹起操刀嚮捷若合節奏因會客銜技先起魚  
架之忽暴風雨雷震一聲鱠悉化為胡蝶飛去  
南驚懼遂折刀誓不復作

開成末河陽黃魚池水作花如纈

河陽城南百姓王氏莊有小池池邊巨柳數株開  
成末葉落池中旋化為魚大小如葉食之無味  
至冬其家有官事

婺州僧清簡家園蔓菁忽變為蓮



西陽雜俎卷第四

西陽雜俎卷第五

詭習

大曆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再三擲筆高尺餘未曾失落書跡官楷手書不如也

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謂見于于性快見其拜伏遲緩不甚知書生別日遊讌不復得進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垂望



矣子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爲一設遂詣會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纜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于筒有蠅虎子數十分行而出分爲二隊如對陣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入筒中曾觀之大駭方言於于公王已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張芬曾爲韋南康親隨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

碑定雙輪水磴常於福感寺趨鞠高及半塔彈力五斗常揀向陽巨筭織竹籠之隨長旋培常留寸許度竹籠高四尺然後放長秋深方去籠伐之一尺十節其色如金每塗牆方丈彈成天下太平字

建中初有河北軍將姓夏彎弓數百斤嘗於球場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六七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牆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一一擲豆貫於刺上百不差



一又能走馬書一紙

元和末均州勛鄉縣有百姓年七十養懶十餘頭捕魚爲業隔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於深溝斗門內令饑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相若老人抵掌呼之群懶皆至緣衿藉膝馴若守狗戶部郎中李福親觀之

怪術

太曆中荊州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岵寺好酒少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眾數千術士忽曰余

有一伎可代拈瓦盧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驪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欲水再三喫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五色相宣如新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粟綸巾鷺子衣上一花經兩白猶在成式見寺僧惟肅說忘其姓名張魏公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樂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戍將反敬之



遂留連爲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僧假禱襠  
巾裯市鉛黛伎其三尼及坐舍睇調笑逸態絕  
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爲押衙踏其曲也因徐  
對對舞曳緒回雪迅赴摩跌伎又絕倫也良久  
鳴曰婦女風邪忽起取戍將佩力衆謂酒狂各  
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於地血及數丈戍將  
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支  
筇杖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  
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

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  
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  
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是走入  
壁角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  
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日色漸薄積七  
日空有黑跡至八日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  
不知所之

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爲  
院僧具蜜餌時菓隣院僧右邀之良久僧與一



李秀才借至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者  
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秀才陸不平曰茶初未  
及李秀才何也會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  
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  
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  
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子不逞徒也僧  
復大言望酒旗翫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  
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據  
兩膝叱其僧曰麤行阿師爭敢輒無禮拄杖何

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筇杖子子跳出連擊  
其僧時眾亦為蔽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  
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  
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趨  
下自投無數衲鼻敗顙不已眾為請之李徐曰  
緣對衣冠不能煞此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  
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元和未鹽城脚力張儼遞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  
因求為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



理可倍行數百乃掘一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足坑口針其兩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胛再三捋之黑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纔午至汴復要於陝州宿張辭力不能又曰君可暫卸膝蓋骨且無所苦當日行八百里張懼辭之其人亦不強乃曰我有事須暮及陝遂去行如飛頃刻不見

蜀有費雞師目赤無黑睛本漢人也成武長慶初見之已年七十餘或爲人解災必用一雞設祭

於庭又取江石如雞卵冷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氣虛叱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成式舊家人永安初不信嘗謂曰爾有厄因丸符逼令吞之復去其左足鞋及襪符展在足心矣又謂奴滄海曰爾將病令祖而負戶以筆再三畫於戶外太言曰過過墨遂透背焉

長壽寺僧嘗言他時在衡山村人爲毒蛇所噬須臾而死髮解腫起尺餘其子曰咎老若在何處遂迎咎至乃以灰圍其尸開四門先曰若從足



入則不救矣遂踏步握固久而蛇不至咎大怒  
乃取餅數升擣蛇形誚之忽蠕動出門有項餅  
蛇引一蛇從死者頭入徑吸其瘡屍漸低蛇炮  
縮而死村人乃活

王潜在荊州百姓張七政善治傷折有軍人損脛  
求張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  
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  
問張張言前爲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遽覓也果  
獲於牀下令以湯洗貯於絮中其痛卽愈王公

子弟與之狎嘗祈其戲術張取馬草一掬再三  
按之悉成燈蛾飛又畫一婦人於壁酌酒滿盃  
飲之酒無遺滴逡巡畫婦人面赤半日許可盡  
濕起壞落其術終不肯傳人

韓飲在桂州有妖賊封盈能爲數里霧先是常行  
野外見黃蛺蝶數十因逐之至一大樹下忽滅  
掘之得石函素書大如臂遂成左道百姓歸之  
如市乃聲言某日將收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  
至期果紫氣如疋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氣直衝



之紫氣遂散天忽大霧至午稍開霽州宅諸樹  
滴下小銅佛大如麥不知其數其年韓卒

海州司馬韋敷曾往嘉興道遇釋子希道深於繕  
生之術又能用日辰可代藥石見敷鑷白曰貧  
道為公擇日拔之經五六日僧請鑷其半及生  
色若黛矣凡三鑷之鬢不復變座客有祈鑷者  
僧言取時稍差別後髭色果帶綠其妙如此

衆言石曼有奇術在揚州成式數年不隔旬與之  
相見言事十不一中家人頭痛噉咳者服其藥

未嘗効也至開成初在城親故間往往說石曼  
術不可測盛傳寶曆中石隨錢徽尚書至湖州  
常在學院子弟皆文文呼之於錢氏兄弟求兔  
湯餅時暑月獵師數日方獲因與子弟共食笑  
曰可留兔皮聊志一事遂釘皮各地壘塹塗之  
上朱書一符獨言曰恨投遲恨投遲錢氏兄弟  
詰之石曰欲共諸君共記卯年也至太和九年  
錢可復鳳翔遇害歲在乙卯

元和中江淮術士王瓊嘗在段君秀家令坐客取



一瓦子畫作龜甲懷之一食頃取出乃一龜放於庭中循垣而行經宿却成瓦子又取花舍默封於密器中一夕開花

江西人有善展竹數節可成器 又有入熊葫蘆

云翻葫蘆易於翻鞠

厭鼠法七日以鼠九枚置籠中埋于地秤九百斤上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固雜五行書曰亭部地上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鼠不食蚤塗倉鼠不食穀以塞埒百鼠種絕

雍益堅云主夜神呪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已恐怖惡夢呪曰婆珊婆演底

宋居士說擲骰子呪云伊諦彌諦彌揭羅諦念滿萬遍采隨呼而成

雲安井自大江沂別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鏡舟楫無虞近江十五里皆灘石險惡難于公沂天師翟乾祐念商旅之勞於漢城山上結壇致召追命群龍凡一十四處皆化為老人應召而止乾祐諭以灘波之險害物勞人使皆



平之。一夕之間，風雷震擊，十四里盡為平潭矣。惟一灘仍舊，龍亦不至。乾祐復嚴勅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責其不伏應。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來者，欲助天師廣濟物之功耳。且富商太賈力，皆有餘，而傭力負運者，力皆不足。雲安之貧民，自江口負財貨至近井潭，以給衣食者眾矣。今若輕舟利涉，平江無虞，即邑之貧民無傭負之所絕。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寧險灘波以贍傭負，不可利舟楫以安富。」

商所以不至者，理在此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諸龍皆復其故。風雷頃刻而長灘如舊。天寶中，詔赴上京，恩遇隆厚。歲餘還故山，尋得道而去。玄宗既召見一行，謂曰：「師何能對？」曰：「惟善記覽。玄宗因詔掖庭取宮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玄宗不覺降御榻為之作禮，呼為聖人。先是一行既從釋氏，師事普寂於嵩山。師嘗設食于寺，大會群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聚且千餘人。」



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爲文讚嘆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受之致於几案上鐘梵旣作鴻請普寂曰某爲文數千言況其字僻而言怪盍於群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爲傳授乃令召一行旣至伸紙微笑止于一覽復致於几上鴻輕其疎脫而竊怪之俄而群僧會于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興裁一無遺忘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從其遊學一行因窮太衍自此訪求師資不遺數

千里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中僧於庭布算其聲簌簌旣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道達耶卽除一算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受其術焉而門水舊東流今忽改爲西流矣刑和璞嘗謂尹惜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太衍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太衍曆



正在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楊雄太玄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數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太衍玄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服曰此後生顏子也至開元末裴寬為河南尹深信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居一日寬詣寂寂云方有小事未暇款語且請遲回休憩也寬乃屏息止於空室見寂潔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

聞叩門連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但額云無不可者語訖禮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惟云是是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室自闔其戶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行如其言滅度後寬乃服衰絰墓之自徒步出城送之

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橋表柱賣卜一卦帛十匹歷旬人皆不謂之一日有貴公



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為錢命著布卦成  
 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焉其人曰卜事甚切  
 先生豈誤乎錢云請為韻語兩頭點土中心虛  
 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賣天津橋給  
 乏其精如此

酉陽雜俎卷第五

酉陽雜俎卷第六

藝絕

南朝有姥善作筆蕭子雲常書用筆心用胎髮開  
 元中筆匠名鐵頭能瑩管如玉莫傳其法  
 成都寶相寺偏院小殿中有菩提像其塵不集如  
 新塑者相傳此像初造時匠人依明堂先具五  
 藏次四肢百節將百餘年纖塵不凝焉  
 李叔詹常識一范陽山人停於私第時語休咎必  
 中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忽謂李曰某有一藝



將去欲以爲別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廳上掘地爲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浸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筆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榻以裨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異苦詰之惟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沉散而已

舊記藏彊令人生離或言古語有徵也舉人高映善意彊成式嘗於荊州藏鈎每曹五十餘人止

中其九同曹鈎亦知其處當時疑有他術訪知映言但意舉止辭色若察囚視盜也山人石曼尤妙打彊與張又新兄弟善暇夜會客因試其意彊注之必中張遂寘鈎於巾篋中曼曰畫張空拳左有頃眼鈎在張君幞頭左翅中其妙如此曼後居揚州成式因識之曾祈其術石謂成式曰可先畫人首數十遣胡越異辦則相授疑其見欺竟不及畫

器奇



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驍果暴戾爲衆所忌及  
西戎歲犯邊青春每陣常運臂大呼執馘而旋  
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始賴焉後吐蕃大  
地獲生口數千軍帥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  
不能害青春答曰嘗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  
及若叩銅鐵我爲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鉤之  
有靈青春死後鉤爲瓜州刺史李廣琛所得或  
風雨後迸光出室環燭方丈哥舒鎮西知之求  
易以它寶廣琛不與因贈詩刻舟尋化去彈鋏

未酬恩

鄭雲達少時得一劍鱗缺星鐔有時而吼常在庄  
居晴日藉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窅然而下  
紫衣朱虬髮露劍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  
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  
有異劍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耳不堪君翫  
上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  
起斫之不中忽墜黑氣着地數白方散

成式相識溫介云大曆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



爲業嘗於陂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併力掘之  
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  
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不之寶邑人有知者以十  
束薪獲焉其藕無絲

元和末海陵夏侯乙庭前生百合花大於常數倍  
異之因發其下得篋匣十三重各匣一鏡第七  
者光不蝕照日光環一丈其餘規銅而已

高瑀在蔡州有軍將田知迴易折欠數百萬迴至  
外縣去州三百餘里高方令銅身勘田憂迫請

無所出其類因爲設酒食開解之坐客十餘中  
有稱處士皇甫玄真者衣白若鵝羽貌甚都雅  
衆皆有寬勉之辭皇但微笑曰此亦小事衆散  
乃獨留謂田曰子嘗遊海東獲二寶物當爲君  
解此難田謝之請具車馬悉辭行甚疾其晚至  
州舍於店中遂晨謁高高一見不覺敬之因請  
高曰玄真此來特從尚書乞田性命高遽曰田  
欠官錢非瑀私財如何皇請避左右某於新羅  
獲一巾子辟塵欲獻此贖田卽於懷內探出授



高高纔執已覺體中虛涼驚曰此非人臣所有  
且無價矣田之性命恐不足酬也皇甫請試之  
翌日因宴於郭外時久旱埃塵且甚高顧視馬  
尾鬣及左右騶卒數人並無纖塵監軍使覺問  
高何事尚書獨不塵全豈遇異人獲至寶乎高  
不敢隱監軍不悅固求見處士高乃與俱往監  
軍戲曰道者獨知有尚書乎更有何寶願得一  
觀皇甫具述救田之意且言藥出海東今餘一  
針力弱不及巾可令一身無塵監軍拜請曰復

此足矣皇即於巾上抽與之針金色大如布針  
監軍乃劄於巾試之驟於塵中塵唯及馬駿尾  
焉高與監軍日日禮謁將詩其道要一夕忽失  
所在矣

樂

咸陽宮中有鑄銅人十二枚坐皆三五尺列在一  
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組綬花彩儼若生  
人筵下有銅管吐口高數尺其一管空內有繩  
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人紉繩則琴瑟笙筑皆



作與真樂不異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七寶飾之銘曰璵璠之樂玉笛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出山林隱隱相次息亦不見銘曰昭華之管

魏高陽主雍美人徐月華能彈臥箏篋為明妃出塞之聲

有田僧超能吹笳為壯士歌項羽吟將軍崔延伯出師每臨敵令僧超為壯士聲遂單馬入陣古琵琶用鷓鴣股開元中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

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

蜀將軍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鍾而聲入筵賓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筵賓也直甚惑不悅自意為不祥隔日又奏於池上聲如故試彈於他處則黃鍾也直因調筵賓夜復鳴彈於池上覺近岸波動有物激水如魚躍及下絃則沒矣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池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響筵賓鐵也



王沂者平生不解絃管，忽且睡。至夜乃寤，索琵琶，  
弦之成數曲。一名雀啁蛇，一名胡王調，一名胡  
瓜。苑人不識，聞聽之，莫不流滄。其妹請學之，乃  
教數聲，須臾總忘，後不成曲。  
有人以猿臂骨為笛，吹之其聲清圓，勝於絲竹。  
琴有氣常識，一道者相琴，知吉凶。

西陽雜俎卷第七

酒食

魏賈瑯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別水，常  
令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  
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  
觴。酒之芳味世中所絕。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愨三伏之際，每  
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視格上，盛酒二  
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菌，如象鼻，傳



喻之名為碧筍杯歷下學之言酒味雜蓮氣香  
冷勝於水

青田核莫知其樹實之形核大如六升瓠注水其  
中俄頃水成酒一名青田壺亦曰青田酒蜀後  
主有桃核兩扇每扇着仁處約盛水五升良久  
水成酒味醉人更互貯水以供其宴即不知得  
自何處

武溪夷田強遣長子魯居上城次子玉居中城小  
子倉居下城三壘相望一日以拒王莽光武二

十四年遣武威將軍劉尚征之尚未至倉獲白  
鼈為臠舉烽請兩兄兄至無事及尚軍來倉舉  
火魯等以為不實倉遂戰而死

梁劉孝儀食鯖鮓曰五侯九伯令盡征之魏使崔  
劼李騫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應已得分陝騫  
曰若然中丞四履當至穆陵孝儀曰鄴中鹿尾  
乃酒肴之最劼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  
脣呂氏所尚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  
為怪孝儀曰實自如此或是古今好尚不同梁



齊陽雜記  
賀季曰青州蟹黃乃為鄭氏所記此物不書未  
解所以為蟹亦稱益州鹿但未是珍味  
何胤後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  
魚鮓腊糖蟹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岢議曰鮓之  
就腊驟於屈伸而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  
意深懷惻怛至於車螯母蠣眉目內闕慙渾沌  
之奇脣吻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榮不悴曾草木  
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而何異故宜長充庖  
廚永為口實後梁韋瑒京兆人南遷于襄陽天

保中為舍人涉獵有十藻善劇談常為鮓表以  
譏刺時人其詞曰臣鮓言伏見除書以臣為粽  
一日熬將軍油蒸校尉臠州刺史脯腊如故肅  
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臨鼎載兢載惕臣美愧  
夏鱸味慚冬鯉常懷鮓服之謂每懼鮓嚴之譏  
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私曲蒙  
釣拔遂得超升綺席忝預玉盤遠厠玳筵猥頒  
象箸澤駟紫虬恩加黃腹方當鳴姜動椒紆蘇  
佩櫂輕瓢纔動則樞盤如烟濃汁暫停則蘭肴



成列宛轉綠壘之中逍遙朱唇之內街恩噬澤  
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列銅鎗門奉表以  
聞詔答曰省表具知卿池沼縉紳陂渠俊乂穿  
蒲入符肥滑有聞允堪茲選無勞謝也  
伊尹于湯言天子可具三群之蟲謂水居者腥肉  
獲者臊草食者羶也

五味 三材 九沸 九變 三鸞 七菹 具  
酸 楚酪 芍藥之醬 秋黃之蘇 楚苗  
挫槽 山膚太一云苦

甘而不噉酸而不噉鹹而不減辛而不糴淡而不  
薄肥而不腴

猩脣 獲炙 鱖翠 搗腴 糜臄 述蕩之擊  
旄象之約 桂蠹 石鮓 河隈之鮓 鞞  
洛之鱒 洞庭之鮒 灌水之鯉一云珠翠  
之珍 萊黃之鮐 臙鼈 炮羔 臙鳧 蠃  
臙 御宿青祭一云 瓜州紅菱 冀野之梁  
芳菰 精租 會稽之菰 不周之稻 玄  
山之禾 楊山之稌 南海之秬 壽木之華



玄木之葉 夢澤之芹 具區之菁 楊楪  
 之薑 招搖之桂 越酪之菌 長澤之卵  
 三危之露 崑崙之井 黃頷臙 醒酒鯖  
 飴餠餒餒 柜妝 寒具 小螭 熟蜺 炙  
 糝 蛆子 蟹蛟 葫精 細烏賊 細飄具  
 魚 梨醴 鬻醬 乾栗 曲阿酒 麻酒  
 振酒 新鱮子 石耳 蒲葉菘 西樺 青  
 根栗 菰首 縮子鮓熊蒸 麻胡麥 藏荔  
 支 綠施笋 紫鱒 千里蓴 鱸曰萬丈鱸

足紅粹精細曰萬鑿百鍊 蠅首如蛭 張掖  
 九蒸豉 一丈三節蕨 一歲一花梨 行米  
 丈松 魚鱸 蚶醬 蘇膏 糖頰 蠅子  
 新烏蜚 縹膠法 樂浪酒法 二月二日法  
 酒 醬釀法 綠酈法 猪骸羹 白羹 麻  
 羹 鴿臙 隔冒法 肚銅法 大猪炙 蜀  
 檮炙 路時腊 棊腊 獲夫腊 細麩法  
 飛麩法 薄演法 籠上牢丸 湯中牢丸  
 櫻桃餛蛄餅 阿鞞特餅 凡當餅 兜猪肉











醫

盧城之東有扁鵲冢云魏時針藥之士以卮脂禱之所謂盧醫也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斬為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

王玄榮俘中天竺主阿羅那順以詣闕兼得術士

那羅邇一有安字婆言壽二百歲太宗奇之館於金

殿門內造延年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言婆羅門國有藥名畔茶佉水出大山中石臼

內有七種色或熱或冷能消草木金鐵人手入則消爛若欲取水以駱駝觸腹沉於石臼取水轉注瓠蘆中每有此水則有石柱似人形守之若彼山人傳道此水者則死又有藥名咀賴羅在高山石崖下山腹中有石孔孔前有樹狀如桑樹孔中有太毒蛇守之取以大方箭射枝葉葉下便有鳥鳥銜之飛去則眾箭射鳥而取其葉也後死於長安

荆人道士王彥伯天性善醫尤別脉斷人生死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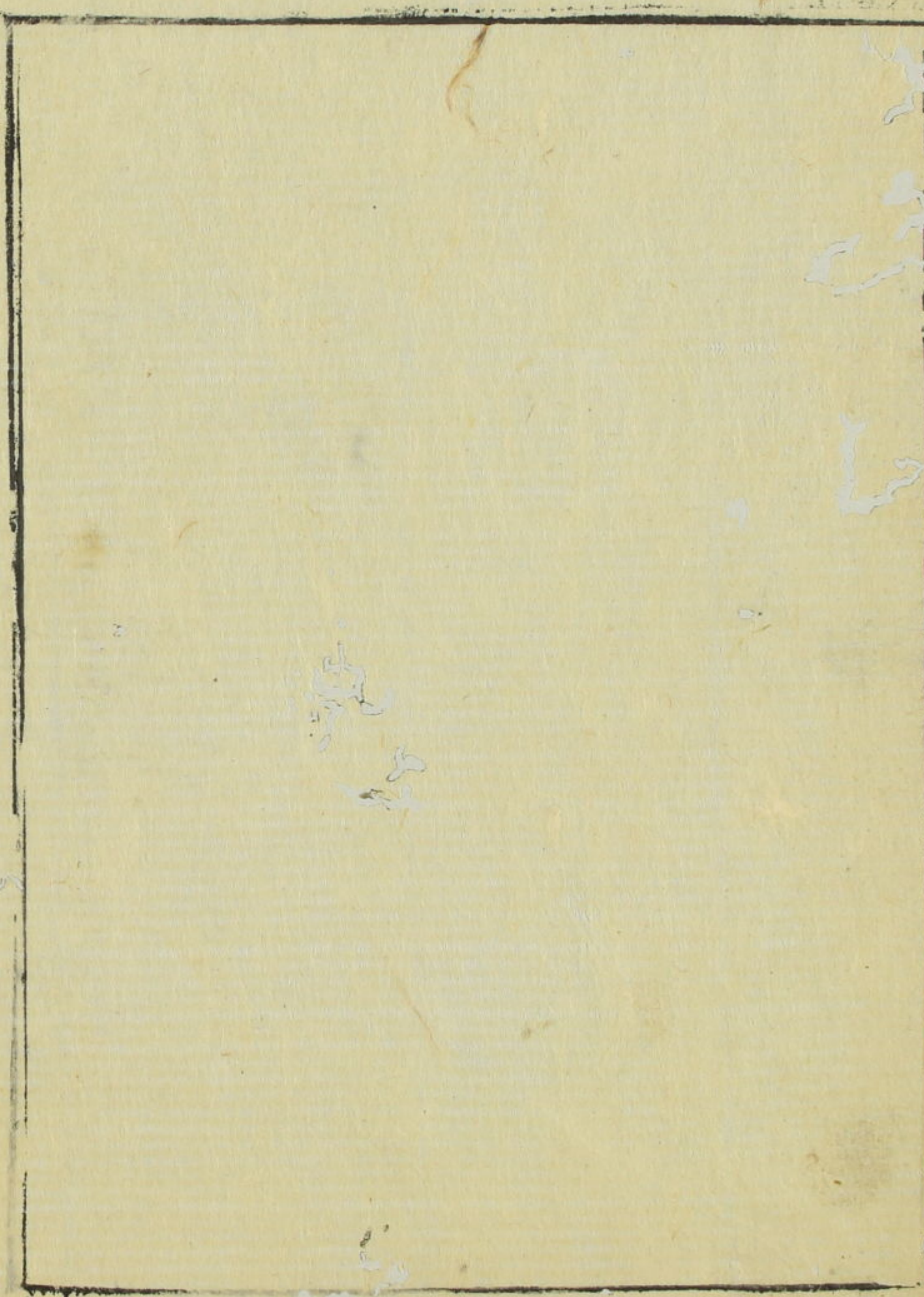


天百不差一裴胃尚書子忽暴中病眾醫拱手  
或說彥伯遽迎使視脉之良久曰都無疾乃煮  
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狀彥伯曰中無腮鯉  
魚毒也其子因鱠得病裴初不信乃膾鯉魚無  
腮者令左右食之其候悉同始大驚異焉

柳芳為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方福初除泗州  
與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唯恃故人一顧也  
張詰旦候芳芳遽引視登遙見登頂曰有此頂  
骨何憂也因按脉五息復曰不錯壽且逾八十

乃留芳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登後為庶  
子年至九十而卒





清平 石井三郎 此器 乃由倭云之命 按前別長崎問法 乃製

舟木以和松烟製清平者 諸數十枚 元泰 禁于庭 召百員 以名四真柳

清平 元泰所製 徑一尺二寸 厚二寸五分 重二十斤 其形圓也 此器

乃由倭云之命 按前別長崎問法 乃製 禁于庭 召百員 以名四真柳

此器 乃由倭云之命 按前別長崎問法 乃製 禁于庭 召百員 以名四真柳





